



歷史與空間

芒果傳奇

午餐後，正欲小歇，忽聞門鈴響，開門一看，是酒店保潔員，手裡拎着一隻袋子，正想問她何事，她卻往桌上倒出十幾個黃澄澄的芒果，對我笑道：「這是酒店自己種的芒果，請大家嚐嚐鮮，別客氣，人人有份哦！」沒等我致謝，她已轉身離去。我從落地窗外望，見院裡真的種了許多芒果樹。這些高大的熱帶喬木，葉片油綠發亮，一顆顆金色彩實綴滿樹枝，非常漂亮。我知道芒果是海南主要水果，現在正值豐收季節，滿大街都是芒果身影，它的芬芳也隨風飄揚。我順手剝開一個，確是汁甜味美，不禁想起芒果的種種故事來……

芒果素有「熱帶果王」之譽。它原產印度，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歷史。傳說當時印度有位虔誠的信徒將自己的芒果園獻給釋迦牟尼，好讓他在樹蔭下休息，自此芒果樹成為印度的「國樹」。至今在印度佛教和印度教寺院裡都不乏芒果的圖案。印度教信徒認為芒果花的五瓣代表愛神卡馬德瓦的五支箭，他們常用芒果供奉女神薩拉斯瓦蒂。十六世紀時，莫臥兒帝王阿克巴在首都德里附近擁有十萬株芒果樹的大果園，如此巨型果園在全球絕無僅有。

芒果在中國傳聞很多。相傳第一位將芒果從印度帶進中國的是唐朝高僧玄奘法師。《大唐西域記》中有「庵波羅果，見珍於世」記載，這「庵波羅果」就是芒果。十三世紀，即元世祖時，西方各國的使臣、商人和旅行家紛紛慕名來到中國，最著名的首推意大利旅行家馬可·波羅。他先到達海南島，被這個美麗之島深深吸引。當時海南島已小面積種植芒果，馬可·波羅第一次嚐到芒果，驚呼「想不到世上還有這麼美妙的水果啊！」欣喜之餘，他還向島上的黎族果農學習種植芒果方法。他到北京拜見元世祖時，還獻上隨身攜帶的幾個芒果，竭力向皇帝誇獎芒果的鮮美。當時交通不便，物資運輸全靠馬車、牛車，熱帶水果又很難保存，絕大多數中國人絕對無緣品嚐到它，連皇帝也是第一次見到芒果。馬可·波羅回國後寫了一本《馬可·波羅遊記》，盛讚中國的富強與文明，還不忘誇獎海南芒果之美。該書出版後，更激起歐洲人對中國的嚮往，也很想嚐嚐海南的芒果，一些歐洲人還將馬可·波羅稱作「芒果菠蘿」。

明代大航海家鄭和，也對芒果的傳播功不可沒。明成祖時的1405年6月，鄭和率一支兩萬七

千多人、兩百多艘的大型船隊第一次「下西洋」，每艘船上裝有大量茶葉、瓷器、絲綢等出口貨物和船員所需的生活物資。他們從南京龍江港（今下關）出發，先到海南島休整、補充給養，還特意裝上一些海南芒果作為「伴手禮」。船隊途經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爪哇、蘇門答臘等島嶼短暫停留，鄭和下船與當地人接觸時也不忘送上一些芒果，香甜的芒果成了溝通彼此友誼的信物。鄭和一生共七度出海，到過印度洋沿海30多個國家，最遠抵達非洲索馬里的摩加迪沙，讓非洲人也吃到中國海南的芒果。直到今天，非洲一些地方還傳誦中國送芒果下西洋的佳話。此後，隨着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，海南的芒果也傳播到東南亞的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等國，並由此傳到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，18世紀以後又陸續傳到巴西和美洲，使它成為世界性水果了。

清代發生一件事十分有趣。當時台灣也有芒果種植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，閩浙總督覺羅·滿保給康熙皇帝上了一則「奏進台灣芒果及武夷山茶葉摺」，欲向皇上進貢一批台灣芒果和茶葉。豈料康熙帝竟然批覆：「知道了，芒果為未見之物，也是無用之物，毋庸送來也。」弄得這位封疆大吏好不尷尬，只好自己享用了。他忽然想起，大概因為康熙小時得過天花，故而不太喜歡容易過敏、吃起來又欠雅觀的芒果吧。但他仍想討好主子，過些日子又從台灣運來一批芒果敬獻皇上，康熙直說「朕是真的不喜歡吃芒果，你就別再送嘍」，覺羅·滿保只好以「蘿蔔白菜各有所愛」自嘲。

長壽的宋美齡卻是芒果的忠實粉絲。她活到一百多歲，耄耋之年仍保持姣好身材，原因之一是她很懂養生，對食療尤其講究。她很重視飲食的搭配，盡量減少肉類的攝入，喜歡吃熱帶水果，尤其是芒果和獼猴桃。她知道芒果富含各種維生素、蛋白質和粗纖維等營養元素，含水量高達82%，對於減緩衰老和女性養顏、滋潤肌膚及卵巢保養大有裨益。晚年客居異域，她還派人定期從台灣空運芒果等到美國享用呢。港人也喜歡吃芒果。海南離香港很近，香港一年四季可見海南芒果。港人愛吃甜點，芒果布丁身影隨處可見。我在銅鑼灣、尖沙咀不少茶餐廳都品嚐過現做現賣的芒果布丁，酸甜濃郁、清爽可口，一些電影院裡也有售。



■芒果素有「熱帶果王」之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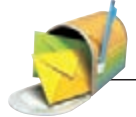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提供

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，都記得當年毛澤東主席送芒果的軼事。1968年，一個巴基斯坦訪華代表團送給毛澤東一籃芒果，當時在內地芒果還很罕見，毛澤東卻將這些芒果轉送給工人代表，一時傳為美談。猶記得，為紀念毛主席給工人送芒果，河南的新鄭捲煙廠還特地出品了一款「芒果」牌香煙，一時成了十分搶手的名煙。

說起芒果，又不能不提敬愛的周總理了。芒果引進中國後，由於它種植和管理難度較高，所以試種面積一直不大，屬於供不應求緊俏商品。總理始終對此耿耿於懷。1958年，周恩來出訪印度，見印度有一種芒果長得很大，便向尼赫魯總理要了幾個帶回國，指示海南大嶺農場（原瓊西育種站）進行培育試種。育種站專門騰出一塊良田，挖了很深的坑，栽入種子、上了農家肥，並派專人管理。那些芒果樹果然長得很高，結出的果實有好幾斤重。後來周總理出訪菲律賓，又帶回一些雞蛋芒，也送到育種站引種。幾十年過去，如今雞蛋芒已成了海南芒果的主力軍。也是從那時起，我國先後在海南和兩廣、福建、雲南等省份建起規模化、規範化芒果園，目前全國芒果種植達到11.5萬公頃，海南省就有4.7萬公頃，佔全國40.8%，四季上市、香飄海內。

1975年底，積勞成疾的周總理癌症轉移並惡化。他的親密戰友葉劍英元帥心情很沉重，隔幾天就去305醫院探望一次。一日葉劍英從總理病房出來，臉色陰沉，工作人員問他是否總理病情又重了？葉帥哽咽道：「總理交代後事了，他不讓保留骨灰……」說着便清然淚下。過兩天，廣東的親屬給葉帥送來一箱芒果，葉帥挑了兩個，讓秘書給總理送去。秘書說：「這芒果個頭小，是不是多送幾個去？」葉劍英道：「只兩個，多了總理不會要。」隔天葉帥又去醫院看望，猛然見那兩個芒果仍放在總理床頭，兩行清淚立馬湧出眼眶，葉帥悲吟道：「晚了，晚了……」行文至此，筆者也湧出熱淚，淚水化作四句小詩：

偉人音容今猶在，
觸景生情心潮來。
瓊島果王香萬里，
可知周公投意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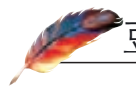


來鴻

中國民謠云：八月桂花遍地開，桂花開放幸福來。八月正值中秋，恰巧桂花此時綻開播香，在金風輕拂下，濃郁的桂香四處飄散，更給中秋佳節添加喜氣。

說桂花開放幸福來，確有來歷。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，考舉人的鄉試都在農曆八月舉行，正是桂花飄香時。考生與其家人，無不希望考生高中，以便步入仕途，陞官發財，封妻蔭子。一生乃至一家的幸福前程，均寄寓於此。在桂香中應考，是封建時代考生祈求改變自己和家庭命運、迎來榮耀未來的最重要時刻。桂花帶來好運，帶來幸福，就是桂花開放幸福來的實際涵義，是一句考生最愛聽的吉利話。

與這句民謠密切相關的，則是「蟾宮折桂」這句成語。古代傳說月亮中有廣寒宮、有蟾蜍、有桂樹、有吳剛、有嫦娥。八月科考如果真的考中，就可譽為蟾宮折桂，從此平步青雲，出人頭地。有趣的是，古代希臘人對於傑出的詩人或競技的優勝者，都要送上一頂用月桂樹葉編成的



豆棚閒話

最初聽人講閩南話，是1983年盛夏到廈門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活動，隨導師下榻於校園內專家樓。臨近午餐時間，女服務員敲門喊道：「東濟，假睇羅！」我莫名其妙地開了門，她又重複一遍，並用手指了指牆上的掛鐘。我這才猜想，大概是提醒該吃飯了。過後左思右想，無論如何難以將這幾句聽上去很陌生的字與「同志，吃飯嘍」對應起來。我生長於上海，廣義上算是南方人，可聽到更南邊的閩南話時，像遭遇從未學過的外國語。

後來知道，福建方言之複雜，中國首屈一指。那時全省人口約二千六七百萬，主要講閩南話、莆仙話、閩東話、閩北話、客家話等，還可分出三十多種小方言，別說外地人，連福建人要完整地數一遍恐怕都難。

無巧不巧，就在那次學術活動中，我有幸結識了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典誠。他是著名語言學家，在漢語方言、音韻等領域造詣很高，正參與《漢語大詞典》編纂工作，當時來旁聽香港學者所作與語言學無直接關係的學術報告，是出於個人興趣。

我在講座間隙向黃典誠先生請教閩南話為何那麼難懂，他一口不甚標準的普通話對我說，他籍貫龍溪，屬漳州地區，那裡的

人講的正是閩南話。看得出来，這位老學者並

帽子，以示褒獎和尊敬。這種方式逐漸流傳歐洲各國，均以桂冠為光榮的稱號。現在，我們也把在競爭中獲得第一稱為得到「桂冠」，這個意思裡同樣包含迎來幸福和快樂。

其實，中國是桂花的故鄉。中國的桂花栽培史，有兩千五百年以上。目前，蘇州、杭州、桂林、成都等城市，已成桂花最盛的城市。李清照稱桂花「自是花中第一流」，故成為傳統的優良園林觀賞花木。與建築物、山石搭配，與樓台亭閣相映成趣，營造出許多別致吉祥的獨特景觀。再配上詩句匾額，如「雙桂留芳」「桂枝片玉」「桂宮柏寢」，風雅脫俗，賞心悅目。我國百姓歷來把桂花和蘭花都看作吉祥花卉，把它們相提並論，組成一系列美好的成語，諸如「桂殿蘭宮」、「桂子蘭孫」、「桂馥蘭香」、「蘭舟桂轡」等等，而以「蘭桂齊芳」、「蘭桂騰芳」比喻子孫昌盛顯達，達到家族吉祥美滿的最高境界。桂香濃烈，蘭香清幽，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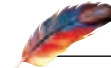
者相融，相得益彰，確是美上加美。

宋代曾有記載說桂花：月待圓時花正好，花將殘後月還虧。須知天上人間物，同稟清秋在一時。這一記載點明桂花開花時間短，大體從中秋前後到國慶前後的半個月到一個月之間。因此，醉心於欣賞桂花馥郁的人們一定要抓緊時機，過了這個花期，就只有明年再開了。

不過，古代的儲香經驗與現代科技結合，早已找到了讓桂花常年留香的各種方法。在我們經常使用的香皂香洗滌用品和化妝品中，散發桂花香味的極其普遍。在食品方面，桂花也大有用武之地。桂花糖、桂花糕、桂花餅、桂花藕是常見食品。現在食品廠把桂花加工成糖漿，使用者可用來調味任何自己喜愛的食物，如粥、湯、鴨、魚等等，讓自己隨時嗅聞到桂花那沁人心脾的濃香，令桂花在人間一年四季到處飄香，彌補了它自然花期偏短的缺憾，也給人們帶來對幸福的不懈憧憬和追尋。

黃典誠還說，乍一聽閩南人說話，與日語的發音相當接近。這其中有什麼道理呢？原來，通過唐代的日本遣唐使、鑑真和尚東渡等文化交流活動，日本人學習了中國文化。他們借用草書漢字創造了片假名，成了沿用至今的日文字母。正因為日文字母是用唐代語言念的，就與保留了漢唐古語的閩南話近如比鄰了。

僅從語言的流變來看，台灣當地代代流行的閩南話，正是福建裔居民在島上生根開化的結果。至於一些人以為祖輩似有日本文化和語言的遺傳，也是閩南話的基因在起作用。這些年來，我與台灣友人餐聚時聊到這個話題，曾向他們介紹黃典誠先生的上述見解。儘管我在這方面所知有限，表述難免不夠專業或掛一漏萬，但他們都聽得入耳，明白台灣本省人的文化之根在福建，是屬於祖國大陸的一部分。



書若蜉蝣

■葉輝

稅關遺址與井欄樹村

話說佛頭洲稅關遺址原為清廷稅關，就在將軍澳填海之後，可從將軍澳工業邨步行前往，佛頭洲位於本港東南海面，東入鯉魚門，西出佛堂門，北靠將軍澳，南通南海各地，此為廣東沿海要道；清廷1842年割讓港島，1860年割讓九龍半島，按照雙方協議，清廷所徵收關稅，香港一帶為九龍關所管轄；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建稅關而徵收税金；在佛頭洲西岸有一沙灘，灘旁有佛頭洲村，約於1885年，祖籍惠陽的葉慶福族人遷至此地建村。

稅關遺址原本有屋數間，復有福德宮，查閱舊日的地圖，此灘之上猶有石橋，以便泊船，如今卻僅留石基了；已故旅人黃佩佳曾於1935年撰文，當中提及佛頭洲西面小灣，有白沙如銀，其時已為頹垣斷瓦；而朱維德亦於1962年在此洲上發現石碑殘斷，可惜港府未及注意；及至1979年，古物古蹟辦事處前赴佛頭所考察遺址，發現石柱、石板與基石，復見刻字石條斷成四截，刻有「德懷交趾國貢賦遙通」，「稅廠值理重修」等被碎斷句，因而鑑定為稅關遺址，而在此洲所發現的石條與福德宮之香爐，已移至歷史博物館展覽。

有一回，就在小夏威夷途中，順帶前往參觀井欄樹村，有300多年歷史的古村，「井欄樹」一名1866年已出現於英人出版的地圖，在上世紀60年代，遂有旅行者稱此他為「小夏威夷」，年長村民聲稱此村始建於雍正年間，而村內現存的邱氏祠堂則顯示於清代道光

九年（1829年）所建，此村因「地形似井而樹木茂盛」而得名，村內住有邱、丘兩姓，據聞同出一源，兩者俱隸屬「井溪邱雲龍堂」。

大牛湖遺址就位於井欄樹樹往將軍澳的古代棧道「小夏威夷徑」，也曾為本地學校及社團的旅遊熱門地點。

且說加拿大商人連尼（Alfred Herbert Rennie）曾於1906年在照鏡環開設麵粉廠，可惜開業兩年後卻欠下鉅款，遂於1908年4月14日在距離工廠約3公里處的鯉魚門海峽投海自盡；由於誤傳他上吊自盡，因此廠址就被稱為「吊頸嶺」，其後才易名為「調景嶺」。

當年連尼在此地建築堤壩，阻截三道山溪，匯聚成蓄水池，以水力作麵粉生產，蓄水池長度約50米，闊25米，水深高達48英尺，鄰近居民常到此游泳，然而有人因不諳水性而遭溺斃，此一蓄水池遂被稱為「猛鬼湖」，在湖畔豎立兩塊石碑，刻有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以超度亡魂。

就在上世紀50年代初，遂有本地商人投資在此經營「小夏威夷游泳場」，興建亭台樓閣，廣植花木，設有長橋及小艇，風景非常優美，遂吸引大批遊客，惜有家長讓不諳水性的幼童嬉水，因此再度有幼童溺斃，經營者遂停辦泳場。

由於鄰近山溪上游的井欄樹村、深朗村、新地村、炭山村及澳頭村（凹頭村）聚居約3,000多人，他們將未經淨化處理的生活污水隨意排放於深墾河谷，從而導致水質混濁，遂不適宜游泳或飲用。

■成志偉

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八十六）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（之三）



忽將鼻孔衝開，
正對寒燈獨坐，
暗香深處飛來，
雪裡梅花初放。

明代高僧慈山德清詩（之三）
素仲配畫
甲午秋日

慈山大師四十一歲時，蒙皇太后家屬捐資建海印寺，在牢山教化十二年。五十歲那年，被奸人所害，以「私修」廟寺入罪，充軍廣東雷州。直至六十一歲始獲恩赦。五十至六十一歲此十一年間，雖是戴罪之身，仍不忘弘法利生。念及高僧也受奸人所害，可見世間實在太多不公不平事了，幸好高僧有修行，並無因此而放棄弘法。

啟悟隨筆

慈山大師愛詠梅花，與許多文人一樣，都愛梅花之清雅及不畏寒霜的品格，並把梅花視為知己。不但在佛教的世界裡，香氣可使人開悟，此詩中，大師暗喻梅花初放的香氣能把鼻孔衝開，如佛性的顯現，能令人有頓然一悟之感。就如有時我們讀到一句啟悟之語，有茅塞頓開之感。



生活點滴

■杜智萍

馬齒莧

馬齒莧是家鄉極其常見的一種野草，曠野、路畔、水溝邊隨處可見。它那麼平凡，讓人視而不見。然而，它卻頑強地生長在我記憶的曠野。

我的童年是在鄉下度過的。那時，糧食不夠吃，年幼的我會挎着竹籃奔向田野挖掘馬齒莧。馬齒莧可以當菜煮，雖然味道酸酸的，還有些苦澀，但在貧窮的年代，那已經是大自然對我們最好的饋贈。在春夏至糧食斷炊的季節，有多少人依靠馬齒莧果腹，捱過來的。

馬齒莧的花很小，一串串，是一種白裡帶黃的小花，顏色淡淡的，不明艷，更說不上熱烈，花香也只有把鼻子湊上去聞，才能嗅到一股若有若無的清香。畢竟，馬齒莧不是花，是野草。然而，馬齒莧有修長的根莖，有墨綠色肉質的葉子，葉小，一簇簇地長在路徑，像女孩頭上柔順的髮辮，隨風擺動，自有一番妙曼的風情。那一簇簇綠葉在明媚的陽光下盡情舒展，呈現出它旺盛的生命力。炎炎烈日下，默默吮足養分的馬齒

莧自信而自在地舉起花蕊，吐露自己的美麗。

平凡如馬齒莧，鄉間曠野裡隨處可見的野草，它也依舊要把自己的美麗展現出來，依舊可以裝點廣袤的大地，擦亮鄉間孩童純真的眼睛。

在糧食富餘的今天，已經沒有人需要馬齒莧果腹，可是，馬齒莧依舊時時出現在鄉鄰們的餐桌上，那是一道真正的「綠色食品」。

馬齒莧從來不嫌棄自己生長在貧瘠的土地，毫不抱怨自己不曾被人注意。它就像行走在鄉間阡陌的村姑、農婦，因為樸實無華不惹人注目，但她們平凡卻不平庸。簡單的一生，一樣要綻放出自己的美麗，一樣會奉獻出自己全部的愛和熱忱。

可能只是一小串白裡帶黃的小花，一縷若有若無的淡淡花香，但是，誰能說馬齒莧不曾美麗過？我寧願自己就是家鄉曠野中一株悄然生長的馬齒莧，即便卑微，也要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。